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八

宋 陳淳 撰

書

答陳伯澡

所喻三禮圖受冠受服升數乃儀禮間傳之文此固有輕重節次然古人有織此等布以供喪升數不容有分毫僭差在今世論之升數不可得而攷矣若何而為三

升六升若何而為七升八升如攷之果明則從古豈不甚善惟其未可的知難以想像裁決所以溫公儀及家禮必直至小祥除首絰亦本間傳之文非臆斷也所併去者辟領負版及衰三者而已其衰裳固自在朔望㑹哭及饋祭等須服之非盡除去此大賢隨時損益之精義所云用練麻頭巾自是合如此若欲用練麻上項衫繫以索而去其衰裳腰絰則只為服期何可也溫公於既葬家居非饋祭見賓客服白布襴衫白布四脚巾白

布帶麻屨此亦以已葬後哀情減殺在閒居中可服此至饋祭見賓則須仍舊哀衆世俗以百日為卒哭乃本開元禮之失卒哭本三虞後祭名以亡者已安厝其情可少殺故卒了無時之哭然猶朝夕哭今喪柩在堂未有所歸正皇皇傷切之時遽為之卒哭服黲衣出謝賓是割哀自殺而忘其情矣夫黲者淡墨之色似白非白似黑非黑乃禫制中服色已非喪初所宜而鄉里近年來士夫又都變作深皂色甚可怪與吉服全無異且出

入無禁不特以謝賓而已凡弔賀餞謁聚會無所往而不之豈喪中不貳事之謂乎若謝賓一節温公儀家禮俱不載非忘之意者其出世俗吉禮之屬歟如必欲行之須遲之既葬之後喪中惟為喪事而出則可其出有適人家者喪服人所忌不可以入人家必不得已須暫假黲衣行之亦須白布背不可以純黲在春秋晉公已用墨衰即戎今當知其為變禮何可安之為常儀已夘春某也自中都回經建陽拉文公壻范九哥同訪朱寺

正不知范幾時丁母艱出相見乃用麻布巾麻布上項衫遂以同造朱宅彼此俱無諱忌今汀贛客人有服者來往多是麤布上項衫非學南俗無理之甚也所遭二喪相繼斬衰已在身不容更製齊衰只從重服服之可矣然雜記曰有父之喪如未没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則是兩製喪服矣今不再製以重可包輕然亦不可全無辨恐宜於首更增一絰本在右及布纓腰更增一絰五寸餘及布帶杖更加桐與

竹柬之相並如何溫公儀家禮皆于期日易練服然後行小祥祭于再期日易禫服然後行大祥祭然士虞禮卒哭祭竟賔出主人拜送稽顙然後脫絰帶於廟門外以此例推之恐小祥大祥亦當先行祭然後除服服制令曰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絰杖今宜於先小祥日行祭畢去首左絰繩纓未服練冠俟後小祥日祭畢去右絰布纓然後練冠先大祥日行祭畢縫斬為衰去腰小絰布帶斷桐杖然後併服禫服其請神主入祀堂徹靈

座亦各隨先後行之方庶幾於情文相稱耶東林穴欲於春開驗則定葬想是秋後事甲戌生人在術家來年正是大利之年八月與十二月又是大利之月葬大事一而不可再不必欲速亦不可自任後生一偏之見須謀之老成歷練俟既端的審確然後下手庶可以免後悔穴向未定此亦不難坐穴只看左右前後環密就平匀相稱不高不低恰好處所向則術家從來內向要合本山陰陽用針法不可分毫差外向須看朝對端正及

四畔俱匀雖然此皆外面有形勢可憑據處不難於預定最是穴中美惡煞多端未可預必須開鑿到底而後見有山高而穴中却土薄水淺者有山勢甚好而穴中土色不佳如枯死狀無生活意者有到中間忽遇石塊者如塊不甚大可以掘取去之則無害如至大盤據不可去輒就其上則易引潤入須度左右前後而趴移之有過山脉成條小石卵相枕横貫穴中而泉行其間者須少遷而避之有渾是金沙者此色甚好但有乾鬆者

有帶潤意者若帶潤意則又防見濕不可深有土成五色甚鮮明者有膩如粉者有瑩如切脂者此等皆是極好之色爲難得也外既山勢聚内又土色好無他阻而所處於中者又盡善周至則決爲萬世固無疑矣人子之心至是豈不甚愜乎哉石灰仙鄉既有則家禮之式可按但上蓋薄版斷不任重須用厚椁之制椁木不必求完每邊用杉枋二三片相接亦不妨但雙柩合葬或當一兆而並室或當一室而並位更在審處之爲善如

或石灰難得當富羨不用家禮三物之制則只如鄉俗用堅塼並結雙室上用厚石灰蓋之中央一壁塼用横下厝厚壯耐承石版雙頭四外以炭末厚二寸包一周匝而中亦用椁之内用瀝清填實棺四旁亦為堅緻安穩但如此用椁則不必過厚亦可或只如灰隔様可承瀝清亦不妨大抵穴中所最患者泉水地風蟲蟻木根上面環密無缺陷無風門則無地風之變鑿穴時土色好則無泉水之虞而又為此瀝清炭末之制則蟲蟻木

根皆無慮矣更在斟酌裁之前書所答挽歌乃按溫公
儀所論挽柩索而歌者隨官品有人數多寡為失哀樂
之節不可用若士夫挽章一節却無害但出鄉閭親戚
知契自形追慕之誠則可貴今世俗都是刻行狀送有官
及文士求之編列紙碑輦之為從葬之儀此却是求名
耀俗虛文無益在名德之士一言猶可為重若世俗常
人之顯秩厚譽者雖獲綺言錦語亦何足為泉壤之光
乎

與陳伯澡論李公晦往復書

泉人寄吾友與李公晦往復書三復為之慨歎平昔於吾友所以切磨講貫不拘纔纔細細是說幾多話矣而吾友所以鑽研攷究為之勤勤懇懇是用幾多功矣而此書乃茫然無定主何耶默而不言則無以救其偏言而不白則無以釋其疑欲意之白又不免費辭且廖丈病學者妄談高遠無聖賢切己工夫遂令其須將語孟早近平實處身體心驗以求受用此教人循序著實是

發明一義然聖人之道不離卑近平實者為是亦至論也愚以學者散漫無統紀遂令其入德之始先就窮格下功而必須真知此為人發蒙進步又是發明一義然非臆見杜撰實按大學節目亦至論也二義雖若不同合而言之在廖丈所謂卑近平實者亦豈不必真知而可體之以受用而愚之所謂窮格必真知者亦豈窮高騖遠之謂大要亦不外乎切已人事之近如為臣真知止於敬為子真知止於孝之類雖天地萬物皆有理乃

人事通貫後餘力之及亦姑以參訂吾之理而已而非其本也所謂理義精微須重重入細做工夫者亦豈求玄求妙於離形絕物之表亦不過即切已人事之近者而密察之如敬裏面多少事豈一致恭足以為敬孝裏面多少事豈一致愛足以為孝是則二義之實固未嘗相反也然愚之所謂真能知則真能行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由知之不真切者乃就窮格一節說个盡頭兼與行相關之効云耳非是只教人專務致知而不必力行

而吾友領去反認以為必待知至後方去力行又以為只要知得便自能行得若然則大學從誠意而下許多節目都只束之高閣不用著工夫可謂大失其旨矣不知吾友平時所孜孜窮格求真知者知何事耶即面前至近至切意不知著功夫使之誠心不知著功夫使之正身不知著功夫使之脩家不知著功夫使之齊是大昏瞑者更以何事為真知耶壬申五月之書丙子六月之書及嚴陵用功節目講義與貫齋記所以諄諄屬意

於知行兩節亦已苦口矣何荒忽莫之省耶大抵聖學以力行為主而致知以副之以力行為主則日日皆是行底事以致知為副日間講究皆是所以達其行徹首尾無容絲髮間要之以極至而論知與行其實只是一事不是兩事凡以知行為兩事或分輕重緩急者皆是未曾切已真下功夫徒獵皮膚之故耳真切已下致知功夫者念念每與行相顧知得如是而行不去便就步頭思所以窒礙如何而求必通之故則知益精細而所

行益縝密真切已下力行功夫者步步每與知相照應行得知是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節目必疎率不合聖賢之成法須知其理昭昭在前面則行去便無礙而所知益清澄知始終副行行始終靠知正如行路目足相應目顧足足步目無頃刻可偏廢處乾九三發明知至至之與知終終之二節示人以進德居業始終條理之方然合而觀之知至知終皆致知之屬至之終之皆力行之屬今於始條理以知至為主而必繼以至之於終

條理以終之為主而必繼於知終之下知與行終始常相依而不能相離則聖人精密之意可見矣丙子六月書譬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則寸步決不能前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則又空勞望想決無可至之處其意亦可謂精切與易非有異旨而忘之何耶至病理義重重入細真知之為難未得以力行乃欲據見成明白無可疑者且把來做身心受用得尺守尺得寸守寸漸立一定家計恐紙上鑽研終無所依據是何於理

求玄妙之過在已失疎濶之甚為差誤之至此耶即此便是蹉過多少難得底日月空缺多少合做底工夫寧不半間半界若有若亡如在風波洶湧中流耶其讀語孟之法廖丈令先看集義諸家之説各有落著方將集註玩味謂文公亦是從諸説中淘汰做集註然此葢未成集註時讀書之法也文公本先覺大才又早於儒宗傳心正統得之有素故可從諸家説中淘汰做集註茲可以常法論今幸已有集註為學者準程何可放緩作

閎物且復循舊轍責常情以先覺之事世恐必有明睿之才可以如文公之法但愚末之見只據愚以魯鈍之質言之決不敢若是之泛先須專從事集註為一定標準果於是復熟饜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方可將集義諸家說來相參較仍以或問之書訂之方識破諸家是非得失瞭無遁情而益見得集註明潔親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為萬世不刊之書非是禁人絕不要看集義與或問之書也故凡以讀集註為可緩及慮其

枯澁無浹洽意者皆是未得集註中趣味而然使果得其中趣味日夜不能去手矣若吾友向來於集註微言至論却草率過了而集義諸家之偏旁閑慢者却苦思研究不休實枉工夫為可惜何為不自省覺反以切磋之言為訝之有真學問須有真切磋有真切磋然後真理義出焉真德業成焉若與點一段議論又難與初學者道且點意見極高明而實不外乎日用人事之近非洞見道體不至此而其所以然者惟程夫子識得破而

文公發得出甚醒學者眼且廖丈說涵養後事而謂涵養之理在裏許不可分前後作兩截不是徒含糊作此大言以包之而實於曾點程朱旨趣根原未能洒落融徹學者若未曉此則姑涵泳以俟他日何可強鑽之不得反過以為疑乎所謂别尋一个光輝底物為収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腹隱疾以警學者而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是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乎人事畀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

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来方為精妙之實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来方為盛至之實觀六經語孟所載何嘗有一懸虚之說㳄孔顏曾孟相傳何嘗有一過分之事語其所以為教則循循有序下學上達然亦非謂專務下學便自能上達亦非謂只務下學而上達便在裏許葢其始須從下學工夫至到然後可以上達於是而著上達工夫則氷融凍釋自不勞餘

力至是方真知上達只在下學中而下學真所以為上達之地徹上下本末真為一貫者是則下學之功不可緩而上達之志不必急下學之事未易致而上達之境不難造但學者自信不過不肯安心循序用功耳如吾友此全書之旨首以膚說卑近為厭既又以專就人事理會為隘以道體淵微為念以天命於穆為歎以理義愈窮愈深安有盡期為患以原頭未瑩為恐所謂須窮究其根原之大端又恐不能即得其根原之大端所謂

要向上深去理會所謂上達工夫急切不能放下所謂此心大有遲疑而不知所據凡此等云云却是求高遠玄妙之意多而平實用功之意少馳心上達之意急而循序下學之意緩愚不知其果為何也今請平心放下審思平日講貫意旨之正脈為何如而就實用功以副之勿支勿離則尚庶幾其復之不遠而不墮於迷復凶矣凡言語須活看自古聖賢有就一節說話方發端而未竟者遽從而偏執之則必至於差伊川初謂心指已

發而言及與叔反覆問難有此固未當之說而兼明體用之全至此已説得圓而盡矣後来五峰不知何為又反錯認心指已發一句乃專以性動為心門徒復從而實之不肯改其失旨之害可勝歎哉至若公晦所答似矣然不審人發言本指而遽立説以取勝豈平心當理之論乎如謂廖大之説重於行而輕於知則是厭卑近而騖高遠以沮學者之就實謂愚之説重於知而輕於行則是惡真切而事鶻突以沮學者之進步皆是未曾切

已真著致知力行功夫只見知行為兩事而不見其相關繫之容處謂聖賢之言不必著意扶撐著意於左則偏於右著意於右則偏於左然此說流弊必至使學者於所當為之事不敢深著十分功夫只於中騎牆即這邊五分又那邊著五分都要平匀無偏然後為得也緣渠質軟弱以騎牆為便在泉幕正遇真侯樂善而好受盡言乃反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

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路而不自知其為病痛之不小也其讀書謂廖文先集義而後集註為得先師之遺訓且如先於一說隨其意之所在以驗其通塞復於衆說求其理之所安以攻其是非此乃先師教人於文義有疑而衆說紛錯者其法當如此讀何嘗指說須先讀集義而後讀集註也果如其說則於集義將以何為凖若何而可以判通塞決是非乎請愚專看集註為凖的之說乃為精力記識之弗強與

夫奪於事而鮮餘力者言之然則精力記識有餘而又有暇日者只得迂從諸家之泛覽而不必太快於正達直道之適乎謂先考諸家而折衷於集註猶手挈天下之物而取正於規矩準繩然未識規矩準繩爲何物乃欲挈天下之物而取正之吾恐必錯認方者爲規圓者爲矩平者爲繩直者爲準矣若何而可得其正所謂規矩準繩與所取正之物豈不作一場沒理會乎蓋先讀集註而後考集義爲先約而後博然博學詳說將以反

說約也之兩言又豈非先於約中已有定凖故可博學詳說不為之流因得以觀其會而復反來歸之約乎末說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為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者固當麾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略於事而亟於闢性天道者亦不可不戒然渠門下樂與緇黄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則恐其看他必不破必亦未能脫此圈檻也有如論明明德至莫非天命流行一節及末梢論見虛見實二條則却平正無病有補於學者亦不可以不

知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陸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九

宋 陳淳 撰

書

答林司戶一

所喻日令讀大學甚善不須別立意見晦翁章句訓詁已示學者一定之凖只直按他見成底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凡義理都藏在字裏面

不須只皮膚上淺淺獵涉過亦不須旁生枝蔓支離反枉費工夫都無益也此書却是羣書綱領而節目分明說得親切於此得焉則讀諸書有所統攝而不至於泛濫無歸矣

答林司戶二

承喻日間讀書課程可見用志之篤甚善但讀書貴精不在貪多論語中既未有得却難讀孟子葢論語中聖師所說句句皆是切身操存涵養實語如規矩準繩之

陳列使人跬步不敢放如布帛菽粟之衆使人服食之而不能舍如太和元氣之氤氳磅礴襲人肝腸肺腑而不自知須當把作切己體察優柔饜飫於其中使吾胸中於是理實有所得則根本立而基址厚矣然後讀孟子以開廓發達之乃能令人器局恢洪而意脈條暢蓋孟子見得道理明明朗朗七篇中多是發揮充拓體驗之端不有以翕之孰從而闢之不有以聚之孰從而散之若在我者未有根基而遽躐進焉只將蕩無執守恐

易流於疎濶而無縝密之功矣近思録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為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須且將易曉段子理會未曉段子且放緩亦無妨從第二至第五卷皆切身功用處最宜熟與究會及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卷明聖傳之統亦兼為之參考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其他皆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與亦未可驟讀史亦宜且放緩盖欲應舉者不得不急於觀歴代故事今既不脩舉業急之何為反見繁雜無補於身心必須四

子兼詩書皆通後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㫺大之用不為虛讀也所病收心之難此亦何難之有程子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蓋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為之主宰則四支百體皆無所管攝視必不見聽必不聞食必不知其味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又一心之主宰也敬若何而用工大學

或問集程門諸說已明備矣蓋心神明不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主於敬則便収斂在此澄然無事矣耒說乃謂敬極難下手做如整齊嚴肅戒謹恐懼猶可勉為而主一無適常惺惺者難勉為也毋乃分析之過却是未曾下手如實下手做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只戒謹恐懼提撕警覺便常惺惺在此不可以他求而二觀也又謂主一事無適他事固可若心主這一事無適第二事為最難不知謂事者是何事即若是物欲私意底事

合下便須一刀截斷了不可接之上心來若是當然人事所不容廢底則亦自有輕重緩急先者輕而緩後者重而急則當捨先而應後先者重而急後者輕而緩則所應自有次第隨物各止其所何容膠膠紊亂乎聖賢主一之功到是雖日用酬酢千條萬緒為之千變萬化流行貫通而吾之所謂一者固常卓然一定而不亂何但拘拘於二三之無適而止乎所病者只恐平日所以為持敬者不力素無真積力久一顯微貫動靜徹終始之

功或作或輟方暫爾一念之整敕而遽責以全體之寧定則亦難乎其為效矣然又不可以偏主而居敬窮理二者實為相須葢心具萬理能敬則心體昭融而萬理呈露至於窮理之精明則又所以達吾之敬而瑩吾之心敬直乎內則清明如神理徹乎外則知止有定於是時也一毫私意無少萌焉一毫物欲無少留焉若所謂茫茫無所不之者所謂思那事又惹起那事憧憧無止息者所謂未一瞬間又在千里外者所謂靜坐一時幾

出幾入者所謂愈見散漫無収拾者所謂讀書易忘應事多錯者所謂鐘聲未斷已在别處者所謂心游千里之外而身在此者所謂愈把捉愈易走作者許多等類諸件並是書中問語皆是私意物欲底心由形氣而發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降衷秉彛正心之謂至此自當恬静退伏一惟道心之聽命矣寧復尚有竊發為吾病乎文公敬齋箴孟子心箴及大學或問正心說與明道定性書皆要切語可為収心之助併列座右交規

互警然操縱之權實在我而已我自不能為主而聽其所之亦何以我為是雖區區外求扁鵲華陀神奇醫治之術亦末如之何也矣

答林司户三

前書所訂改名可否異同之論良見不外然此亦不甚難決今只據朴實頭論之須原其命名之初若先世只是偶然與儒宗同而所主別有意謂此亦世俗常情之事與儒宗自不相干不足為怪則其所命已定之名自

不容輕以私意改易只依舊名舊字一循其初固無妨害而亦不須委曲回互妄以私意杜撰出希慕儒宗乃先人所囑而別為新字以副之是又誣其親而以偽道事之者也若先世果在於希儒宗以為名但一時不及細意其直犯儒宗之為不遜此則先世有尊德樂道之美而未盡善者也不改則反以彰其先人不學無識之陋改之則有以成先人之美而蓋先人之愆是乃以聖賢禮義事其親而為孝正大之道也此其幾非外人所

得知而亦非外人所能決只在賢者自度於心而自為之決爾其餘名齋等所囑皆是標榜虛心非聖門志道據德朴實頭做工夫底事聖門實學綱條節目布在方冊昭昭不紊惟實用工者一一循序俛焉孜孜真積力久便知趣味無窮而不能以自止矣外此區區一切沽名之説皆非愚之所知而亦不敢以相授與相率而為僞也

答林司户四

再訂仁之為義已說得明穩不走作更不必就上穿鑿恐又支離且只如此涵泳久久熟後自當有長進通透便自有的然親切不可移易處安仁利仁已剖析得明白但安利二字須只就約樂處合看方見得本旨之親切不可開看便踈了無意味安仁者仁已是已內物此身都從容天理中行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利仁者仁未與已一然已真知其為至寶深貪極愛而不易所守久處約亦不易所守長處樂亦不易所守

不以其道得之集註謂不當得而得之其意已明白矣
葢以君子所為而得富貴是有當得富貴之道也若附
權倖而轉官以賂求薦而改秩則是不當得之富貴此
等富貴吾所耻故舍之而不處以小人所為而得貧賤
是有當得貧賤之道也若脩身謹行而愈遭困躓抱道
守義而竟淹下僚則是不當得而得之貧賤此等貧賤
於我何病焉故安之而不去若貪此等富貴而求處之
則是其中為富貴所動厭此等貧賤而求去之則是其

中為貧賤所移是蓋本心出逐物欲而自離其仁已無君子成德之實矣亦何以成其君子成德之名乎下面歸重說依仁存養至密之功又示人以所當著力要切處有志於仁者不可不熟玩而深體之也

答蘇德甫一

大抵自古聖賢平時所以孜孜汲汲於此學而不容一日廢者非有他也只為此身中有至珍至貴底物事不欲自毀壞了須為之成就保全達則與天下共之不克

行於時則垂訓以傳方來如此而已矣如賢者之質湛然無世俗之好最為近道而又有志於此不肯以庸常自處是其於邪正之大分已卓然不迷其所趨矣惟立此志之堅常以顔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猶未免鄉人為可憂者自激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自格物致知以正心脩身如大學明德之次第自學問思辨而篤行如中庸擇善之節目而其

所以進學之要處尤於思爲著力凡讀書一言一句皆當思聖謨賢訓引而不發不思則不得也日用應接一事一物亦皆當思天理流行事事物物無所不在不思則不得也至其所以爲思則勿浮淺勿散漫須是懇切精專葢不懇切則無以抉開縫罅而探其中之藴不精專則無以鑽入堂奥而詣乎理之至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若有大疑義苦不通處則記向一邊俟

會行剖析前日所謂看小學者蓋古人大學工夫須於洒埽應對進退中立根本今亡其書晦翁所集姑以補亡然其開示人以為學大義綱條有序於學者尤為有力且其言明直讀之知學之大義如此有个基址則做大學等工夫有所係屬不為懸虛如大學或問中一段說諸書次序亦不可不循序速理會過也其他須相見進一級則講一級不能預及

答蘇德甫二

向者自閩入浙區區經歷道途所接峩峩偉偉誰非時豪習尚誰肯回頭作此念者而賢者獨甘心焉可謂卓然於流俗之中不隨波而流不逐風而靡不肯作尋常士類矣矧今時累已脫正可著功成就此美志勿謂身事已了不足加意徒為此虛勞此便正是作臯益伊傅周名等事業規模也平日一一排定在此一旦當路舉而施之如探諸囊夫豈淺淺俗吏私智所杜撰胡撐亂拄謂為致君澤民之術哉聖賢之學與科舉之學事同

而情異同是書也同是語也科舉之儒專事涉獵剽竊以粧點時樣取妍於人只如工賈門一技藝不見裏面真實滋味聖賢之學件件都是實工夫無非切己分事所以成就吾道義二者意趣甚相判今格物時取聖賢之書讀之須字字句句都從新虛心理會勿以舉業舊意見先主於中細觀其指而徐玩其歸則聖賢平正廣大之意可得而見矣駸駸不已異日到真有躍如於前則手舞足蹈自不能止矣賢者日下雖有廷課鬬念然

此等文字如章奏儘可肆筆不比方州省闈程度太拘拘自無相好絆處賢者以為如何

答蘇徳甫三

所喻日来病痛在於泛觀博取而無精切篤志之思根浮脚淺而無沈潛縝密之味似做不做若存若亡可謂切於内省者矣然此亦何足深病所病者工夫之未加焉爾不知吾友日間如何作工夫而朋輩時相来往者又如何其切磨夫學正貴乎博而不貴乎泛葢道體髙

明廣大非可以單寡聞見求而聖心精微嚴密未可以一二窺覘得故學者用工須有次序而不可泛泛而其循序而進也又須勇往而不可悠悠文公表出近思録及四子以為初學入道之門者姑使人識聖門蹊逕於融會貫通以作則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特其始進綱領之一端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為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只恁靜存動察一直熟將去便可造

道成德運用施為脩已治人齊家理國無往而不通耶是大不然也凡學未到聖人從心地位須只管做工夫去一層了又一層不可萌計效之心如格物只管格將去須無一物之不格而未可計效望物之已格致知只管致將去須無一知之不致而未可計效望知之已致自四子等數書之外所謂經傳子史諸屬一件各有一件指歸須循序件件從首至尾更將此道理充廣去逐一勘驗其異同得失是非邪正淺深疎密各有歸著然

後道理自然愈見精明親切而其最緊要却是常反吾身心著實體驗其有無欠缺體用之粗符與不符常切切照管勿令間斷内外交養表裏並進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之功自粗而精終始循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者何可只髣髴覷得个些少一撮底道理便欲依靠其即至所謂精切篤至深沈縝密之功非惟計功謀利之私已為害道此正猶朝植一尋之木而夕遽求其至霄漢之高今日覆一簣之土而明日遽

責以齊嵩華之壯萬萬無此理亦何怪乎根浮脚淺無可據之地乎程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須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果能如是栽培則植根日深而愈深果能如是開濶則立脚日壯而益壯若未嘗栽培而病根之浮未嘗開濶而病根之淺亦空勞心力而已此病非特吾友為然廸父諸友輩皆到此一證須趣妙齡精力做工夫正其時所謂潛心大業者正

在此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但見左動而右礙前觸而後窒便是欲做不做若存若亡更無復有長進之望亦無可加醫治之功矣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九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

宋 陳淳 撰

書

答王迪甫一

相别多年做得甚工夫想平日諸友時得聚辨若有新得及有疑義便次可附者儘往復校量為佳若只姑存趨慕此道之意而悠悠若存若亡若進若退不能辨得

氣力大作講究此道之功非惟虛度妙齡為可惜而在我胸中亦未有確然端的可執守處異時忽臨利害安能保其不為之遷變也此事甚要急幸勿作閑慢視之

答王迪甫二

来書所喻佛家持敬一段分别得聖賢與佛家相異處已為得之但須更以人心道心者按之則其界分益明白淨盡而無遺矣人生血氣纔具而為身便有箇心之靈在其間為身之主宰而其所以為心之體渾然萬理

具焉由理義而發者是理義爲之主而謂之道心由形氣而發者是形氣爲之主而謂之人心然理義無形狀至隱微而難著形氣易走作至危殆而不安聖賢學問專就理義上用功夫要使道心常爲此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故平時主敬工夫乃所以喚醒此心敬則此心惺惺萬理便存在所謂敬德之聚也惟此理存在故其酬酢事物便無非此理之流行佛氏合下不曾知此心體全是理亦不曾就理上作工夫要明理彼都以理

為障礙要得心上全無一物故所謂道心衮雜於日用之間亦不復自知更不待論矣平日只是見得形氣所主底偏重故其所以堅持力制亦只是硬將此形氣所主底鈐束按伏取使之一向寂滅如槁木死灰絶念不動方為淨潔不知此心本是箇活物如何教他絶不動得只是其動有邪正之分爾邪便是從形氣上動来正便是從義理上動来若要教他絶不動除是形氣都死始得僧家煞有苦行終日面壁兀坐澄心真如對越上

帝全無邪念妄想者分明是有持敬工夫然其所以為敬其實又却同行而異情不是要清明此心存在此理只是要空虛此心絶滅百念惟其如此是雖工夫做得十分精到無邪念妄想而實不離乎意欲之私非所謂天理之公是乃邪妄之尤者此是第一精微病痛處至於無下學絶人倫之失又是此後第二節病也故程子以為佛有个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其本亦不是正謂此也外日承喻蔡文所

疑授命致命諸說如捹命一般向因送別之晚於旅邸獨處無事忽及之始悟蔡文所以為疑者葢嫌其似捹命而無義爾據論語夫子論成人章云見危授命謂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謂委致其命猶授命也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謂委致其身不以為我有也凡此事皆以人之常情顧身命太重便為此物所蔽更不復知有義矣故聖人教人事君見危便須委致其身命不以為已有則不為之所蔽而義便可明方

能直前勇往冒患難任君之事而不辭或當死與不當死皆自分曉矣非謂授命致命後便即死也況其委致之初是為君為國而不為己為公而不為私即此便已有義在其間矣既曰義則當死與不當死便有裁斷可否至其果死須又看臨時事理輕重緩急未便一快直就死以為合義也此與拚命者其情自不同世之勇猛暴悍之夫好拚命者不為君不為國不為公直不過任血氣之私不能自禁爾義何在也若困卦所謂致命遂

志者此語意正與殺身成仁一般義便在遂志中矣致命所以遂此志猶殺身所以成此仁也蔡丈更共講之為如何

答王迪甫三

所示程子主一及文公有事主事之義大槩皆已得之然亦當知所謂主事者心只在我而有以宰制彼事之謂非逐在事上去而中無有也若世人讀書忘寢食乃心逐物在外而中無有固不得例以為主事主一之證

若以主之為受重而著意以加之則又將心為事役不免助長之病而無從容之應矣其次段就理氣間剖析是非真妄之起已為明淨但非性無自而發一語畢竟亦未甚透徹幸更詳之

答梁伯翔一

竊嘗深歎聖賢理義之學最是人間第一義而人生天地間抱負良姿美質可與適道者亦甚不少只緣被科舉一段無益之業籠罩了自嬰孩便聾瞽其耳目不復

知有聖賢門路是以終其身顛冥於同流合汚之中而不知覺竟亦醉生夢死而已爾未可全歸之自暴自棄而不肯志焉者也今賢者幸迷途未遠早自悔悟而有志於超凡而入聖又正是妙齡可畏之時如其立此志之堅果能勇往精進則何理義之不可明何聖賢之不可造聖賢著書垂訓以示天下来世千言萬語無他大抵亦不過明此理義而已理義乃人心之所同然固有聖賢先知先覺先鋪排在那裏已如日星雖極千條萬

緒之不齊其實不離乎日用人事常行所當然者初無玄妙高遠底事學者讀聖賢之書亦不過平心講究以明此理義之攸歸其大要亦惟欲内成諸已以無失吾之所固有者而已在已者有餘然後推而淑諸人以廣吾之所同然而非其所先也今来意先急諸人而後諸已失其序矣且人性雖曰本善然自有生以来拘於氣稟狃於俗習徇於物欲汩於私意是幾重埋沒則其所以檢察克治之功雖汲汲窮日夜之力猶恐其不逮而

何暇及乎其他然其日間用功節目亦自有其要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偏廢者也葢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乃貫動静終始之功有事無事皆常主於中中能主敬則此心大本清明而萬理萃焉致知者推致吾心之知識欲其精粗隱顯無不極盡也知不致則無以識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舍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欲致知在格物而讀書其格物

之一端也然讀書次序亦自有其要先須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而胸中之權衡一定矣至是乃可以進讀他經併及諸史子而論天下之事無往不迎刃而解矣若所謂近思録者又四書之階梯也諸先覺君子發洙泗千載不傳之秘其全編大帙若遺書等類文字浩博難驟得其門而入

文公集其要者為此録真迷途之指南而初學啟蒙之最切者文公所答鄧衛老論其標目已甚分明如第一卷較淵奥有未曉處且放過無妨自第二第五卷皆日用緊切下工處并末一卷說聖傳標的皆宜先反復玩味以會其旨歸為善所喻借伯澡註本今納去幸檢至若小學一書文公雖以補古人幼學之闕而其終之所以凝道據德而成大學之功者亦不越乎此且甚坦易明白最為切於學者日用之實亦不可不常在目前也

答梁伯翔二

承特有講訂三段之說得見日来進學次第頗有切已體察之功深以為喜第一段所論持敬工夫謂静亦敬動亦敬只管恁地却茫然無下手處恐只是於動静時止死法空念个敬字不曾實作持敬工夫所以如此今不必他求只原程子說敬字本旨其以主一無適四字為言者可謂極其精矣主一是心只在此所主惟一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走作亦不之東亦不之西

亦不之南亦不之北然主一即是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於主一之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惟心主乎一所以無適惟心無所適所以常主於一此四字貫動靜無事時其心收斂主一在此不走作應事時心又主在一事上亦無走作其他又以整齊嚴肅為言及謝氏常惺惺之說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皆是詳發明此一意整齊思慮嚴肅容貌此心便一更無他適常惺惺亦只是心常惺定在此不昏困所主便一若昏困

則便有他適矣其心収斂着一物不得亦只是主一若更容得一物便是有他適矣此三言亦皆貫動靜之功可謂甚親切明要只依此為準作工夫自不差錯雖然亦偏靠一箇持敬不得須是致知與持敬相發知精則敬益密敬密則知益精知苟不致則理義不明雖無事時澄心淨慮持敬亦姑死守箇無事之敬或有一念之私慾忽萌亦何由知而截之必至隱伏以為吾病或有一念之善端微露亦何由知而養之必至壅閼而有所

傷及事至而敬以應之又姑死守箇應事之敬或事中於理而當行亦何由知而為之必從或事違於理而當止亦何由知而為之必拒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常相須不容以偏廢惟二者工夫俱到則於靜而敬時萬理森然在其中常昭昭不昧及動而敬時此理流行乎萬變之間又整整不亂也若欲就九容九思上用持敬工夫九容皆敬之事亦善小學所載一依古註甚簡而切而立容德句下又詳之曰德者得

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巳巳受得之之容也亦已甚明白矣若九思乃思誠事不專說敬惟敬而後能為是九思以至於誠所以文公敬齋箴鋪叙日間做工夫節目最為切密正宜常置目前今别紙略解析去幸詳之

第二段說大學體驗省察之意多而涵養本原之意少以小學時德性已自涵養了到大學工夫只一向理會進學致知以造道成德所體認已得之矣但更須知小學涵養只是箇胚樸已就到大學進學時此等工夫固

自在其中未嘗間斷非謂止一向進學去遂忘却此工夫不相接續也古人此二項工夫常相須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極是相關縝密無縫罅可截斷處若文公以敬一字為今學者補小學之闕而後進以大學之功固是完備無缺然亦須十倍其力做去方見得滋味功效次第而有進之之實也第三段所分別意與情未明思是以全體言意是就心上發念處言有思量運用之義凡發見於外思量要恁地底皆是不可截斷以幾微方動處

為限情是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来底與性相對是從性動来只直恁地亦不必截斷以大段動来出底為抅如接物時在内主宰者是心動出来或喜或怒是情思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或輕或重是意裏面有箇物能動出来底是性心所喜所怒之人是志許多便都一齊在面前經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又曰意誠而後心正其言若有次第者古人此等工夫合下皆齊頭並做逐地頭箇箇各著力如手捉物時十指俱動無一

箇放慢處但遡其本之序而言則欲正其心者必以誠意為先非謂欲正其心者更不必做正心工夫而但專做誠意工夫便了也又順其效之序而言則必意之已誠而後心乃得其正非謂意已誠了更不用做正心工夫而心便自爾正也但曰正心曰誠意又自有疎密緩急而工夫皆不曾偏故大學於正心章但大槩說箇喜怒憂懼四者做病而必常致其存密之功至誠意章中却再三致意於自欺自慊與君子小人誠善誠惡之辨

而歸重著力在謹獨以心大體明白易見而意極細密隱奥潛伏難測最難得表裏真實如一此誠意一章所以為大學要關處説得尤力正聖賢進退之路所由分天理人欲勝負之機所由判處必透過此關而後道理方牢固實有善而真無惡始真能入得堯舜孔顔路上行而决不至於下墜若過此未透便待博聞洽見説得道理如天花亂墜終未可保其必不下從桀跖之歸也可不畏哉可不謹哉可不深致力乎哉

答梁伯翔三

所示大學疑見得日來進學次第間有未安者敢一評之謂虛靈不昧皆屬氣此當詳本文全句其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句皆是解明德兩字為言所謂明德者是專以理言之謂人之所得乎天者是得于天之理謂虛靈不昧者是狀此德之光明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是又兼舉此德體用之實要圓備或問中曰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

理咸備沓只是再詳此句無異旨凡此主意本皆是以理為言但今實論其所以為根原底裏則理無形狀其為物是如何而解如此之靈且明哉畢竟是理絕不能離氣而單立因人生得是氣而成形理與氣合便有如此妙用爾外日姑就四字分析其實靈與明處非可專指氣之自會如此亦非可專指理之自會如此要之氣非理主宰則不會自靈且明理非氣發達則亦不會自靈且明理與氣本不可截斷作二物去將那處截斷喚

此作理與彼作氣判然不相交渉耶粗一譬之明德如燭之輝光燦爛理則燭之火而氣則燭之脂膏者也今指定燭之輝光燦爛處是火耶是脂膏耶專以為火而不干脂膏事不可也專以為脂膏而不干火事亦不可也要之火為之主而脂膏以灌注之方有是發越輝光燦爛爾此等處須了了豈可含糊令不因此句就吾身心上實體認此明德是甚麼底物其為體段形狀是如何乃解如此之虛靈洞徹光明不昧在日用見定間所

謂虛靈洞徹光明不昧之實又如何就何處可實見得其為如此於此果見得落著便可實下操存涵養工夫不平心定氣實計見此本物只區區計較閉末尋枝逐葉展轉差訛正如冥者之扣槃捫燭流為聞鐘執籥之謬乃反歸咎於告者以光與圓之言為不識日而非所以論日豈不大誤也哉若李推說尤為亂道胡答胡辨殊不成說話只似不曾讀書者之言且如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精曰秀以氣言曰真曰靜以理言繼曰五性又以理言亦可剥以為理中具理乎又如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起頭四字便都言理下又言真言性言仁義中正又皆以理言亦可剥以為理中重重具理乎古人文字血脈相應自如此假如以虛靈洞徹不昧等皆為氣如一般心恙底只有其氣存何故一恁昏迷顛錯却無此虛靈洞徹不昧底意何耶若爾講學枉用心神而無長進之益矣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物格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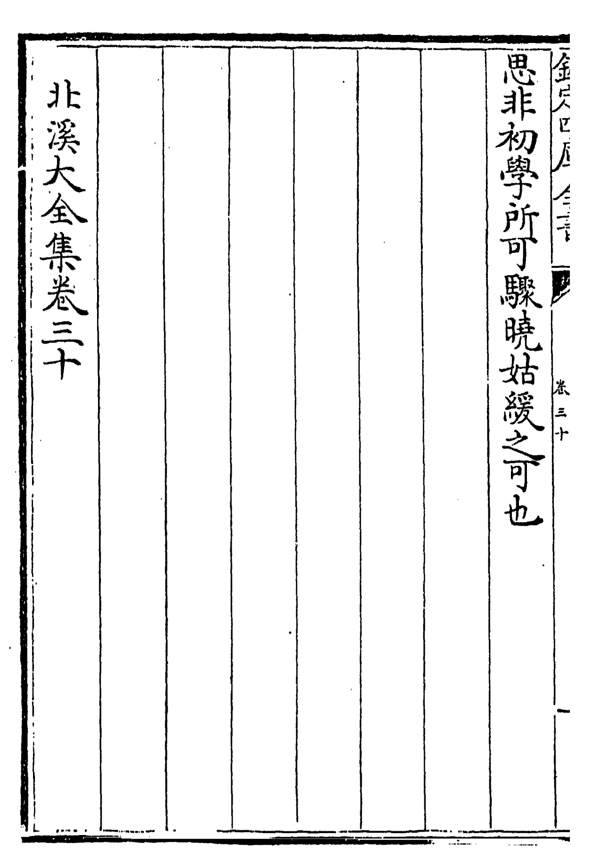
則已知所止誠意而下所以求得所止意誠而下則已得所止此固是總八者說上至善之大綱亦須知就八者之中逐件亦各有止至善處即其逐件中所名各到至極之處者便是而於逐章中亦已嘿寓其意矣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身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彼物之來有千變萬狀之不齊而吾心之應各隨彼天則之自爾當好當惡當喜當怒輕重淺深分數無毫髮差是謂物各付物各止其所而我無與焉然亦

須吾胸中鑑空衡平之體素定然後能如此而非臨時區處之謂也誠意段小人外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必有陷於自欺田地不自知時節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切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徹表裏一於誠爾所以經文曰知至而後意誠然當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豈但如来說一日之謂所以傳文反兩言必謹其獨及結以必誠其意以明此功夫須如

此不可間斷而所緊要著力尤在於幽獨幾微之處也
二必字正立文著力處最宜詳味始終條理之分難易
姑以骨角之脈理可尋與玉石之渾全堅確為切磋琢
磨之辨最發得本文之旨瑩白為可玩況其實如物格
知至所謂真知覺貫通田地又非容易可至固未可以
易視之而不深加工也力行固難然知之真而行之勇
則循理為樂自不見其難者惟知之不真而行之不勇
遂不見其樂而每苦其難爾若孟子始終條理分智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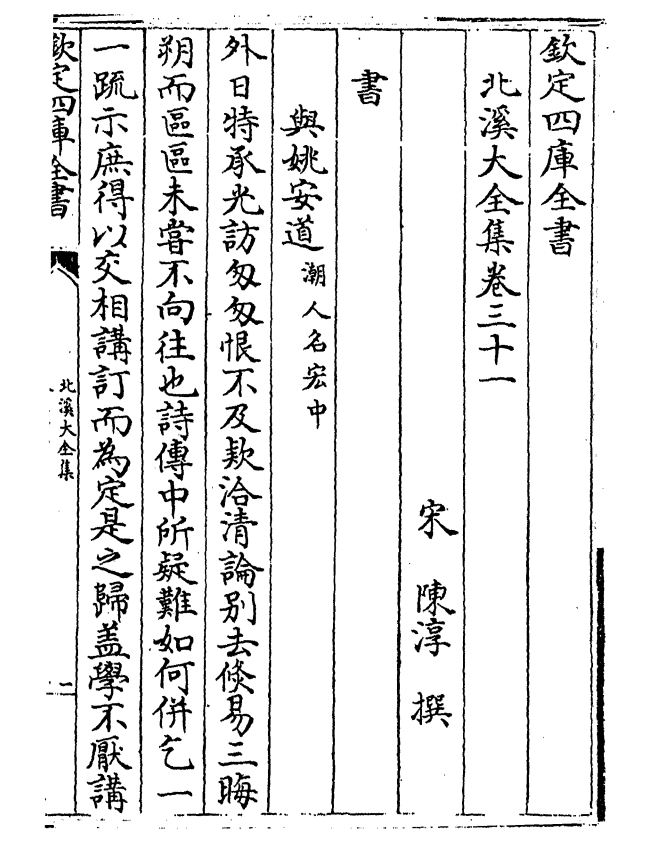
主意乃言二者須兩極其全為貴非有難易之辨而文公知行如車兩輪之說其意又要齊頭並進非可以難易論也各隨本文自不礙而各實用功自可見要之聖賢固有言易以誘人之進處亦有不敢言易以驕人之志處固有言難以勉人之進處亦有不敢言難以沮人之志處皆不可以一律定也治國章所載先君子之言誠為至論葢君子之學惟求其在我者而已本非有治人之念也在我者既至或出而當治人之任然後推已

以及人而非預為之地也若為人而學則有計利之私而非誠於學矣論語時習之説於當事親時而習前日所以學事親者當敬兄時而習前日所以學敬兄者其為時似稍疎却是實體此語做工夫處初無妨害然亦當知君子緽密之功固無一事之不學而無一時之不習也亦在人隨力量循序而進果有實工夫進進不已則由疎而密無空隙閒事矣更在勉之其十一段之所謂一意者乃是剖析理義之淵微精密處皆上達底意



思非初學所可驟曉姑緩之可也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一

宋　陳淳　撰

書

與姚安道　潮人名宏中

外日特承光訪匆匆悵不及款洽清論别去倏易三晦朔而區區未嘗不向往也詩傳中所疑難如何併乞一疏示庶得以交相講訂而為定是之歸蓋學不厭講

而貴乎有疑必有疑而後能進以疑則辨辨則明明則通至於工夫大進而萬疑畢湊渙然為之一決則如冰消雪融而不復疑矣此顏子所以既竭吾才而如有卓爾也所謂格物之說今見得果如何此最進學之要處所當大致其功不得以為煩勞而狀之也蓋不如是則理無由明義無由精其於行也必左動而右礙前通而後窒欲保其駸駸一於聖門之入而無路脉之差亦且難矣何復望其有從容洒落處乎程子諸說示人精微

曲折已為詳盡而文公發明考證又為明瑩親切確乎不可易學者但當按之循序加功便自見得趣味而知聖賢之決不我欺大抵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須從格物致知然後融會貫通而動容周旋可以無阻譬如行者之適都城未曾識得路脉從南從北幾程幾里如何舉得步出門便差却如陸學從來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無道問學底工夫蓋厭繁就簡忽下趨高者其

所精要處乃陰竊釋氏之旨而陽托諸聖人之傳確然自立一家文公向日最欲挽而歸之正而偏執牢不可破非如南軒之資純粹坦易一變便可至道也初學者識見未定其立的最不可泛孔顔曾孟遠矣不可得而見矣如近世周程諸儒亦不可親見其人之為如何據其道於遺編而師之若文公者同時並世某於經籍中師仰其道者十年而親炙函丈者又十年真所謂身即書心即理亢昔聞其語者今親見其人真所謂宮墻巍巍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者也學者惟當終身竭鑽
仰之力未可以道聽塗說世俗常情而窺測之此心先
有一般意見橫在肚裏為之梗塞則一切微詞精義便
相扞格更不能入最是大病處為學工夫所最先者一
當立志以斷定邪正之路一當虛心以玩味理義之實
然後致知力行可以交進於其後不然則散漫不倫終
亦不能以有得矣恃同具講此不覺縷縷不自知其為

過繁也高明以為如何

與陳仲思　鎮江人

某前月初八日抵臨安依舊宿故壘廷試已定四月十八日此事從來無定準一聽造物之為如何無可言者前者高才網漏欲尋舊迹升黜之為如何恐亦不必如此介注科舉本是壞天下人才底物本不足以取人才其為法不考平日素行只校三日虛文固無一定之賢否矣今且就虛文言之又只各隨有司意見之不齊亦

非有確然一定之能否則得不得有命之說焉達者當之只可付一笑非可以是爲介注也况舉子學術技藝從來有淺深高下之不齊考官學術意見亦從來有淺深高下之不齊安能保其必相偶合即此不能保其必相偶合而其相偶合者非人力之所能爲是命也只此非人力之所能必處便是天之所爲便是命更不必冥搜遠索指蒼蒼者以爲天之於我如何而後謂之命也雖然此就格法中論之如此若超乎繩墨之外以高明

正大之見言之欲治國平天下而專靠此以取天下人才以為治國平天下之用直是兒戲亦只是未有三代聖君賢相高見遠識無人看得此事破無以變通其法爾向來伊川先生修學制畧本先王遺意非有過高之事以劉摯非不賢乃獨毅然力排之以為高濶以慕古新奇以變常其識之不足而妄論如此無足怪也每嘗最愛明道先生修學校尊師儒取士一奏盖斟酌三代之意而損益之以宜於今者若有聖君賢相者出欲變

通其法於將來須如此奏節目施行然後爲可而非可與常情論也因話謾及之聊以發高明之一笑

與黃寅仲

外日書院相聚極荷愛篤遷出江下又蒙連日綢繆何感如之别去區區第有銘佩而已某到嚴陵不意以人情事勢所不容峻却而去又留滯在此許久寺丞端人正士慈祥愷悌誠心愛民今年水旱大歉無日不憂形於色子和亦多能之士歷醫山水皆精由其資稟聰俊

故無所不通爾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差向一偏去已纒肌入骨之深無可轉回者初間到旅邸相訪亦開懐説其學問来歴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隠情以為堯舜至孔子相傳都是如此是時與他詳細剖析從原頭梳理下來忽爾日暮各且散去後再相見更不扣竟前説又多是匆匆不暇大抵先入者為主確然固執自以為是了外言更如何入得其祭詹文道孟子後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黙信其意向偏

暗如此末結詖默信未嘗死又全用佛莊死而不辿底意更何暇責顧平甫資質亦莊靜扣其所學及與詹楊來往有何傳授欲因其所偏而為之救正絕口不出一言屢扣屢寂但乂手聲諾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為其堅意隱默如此後因來訪只直剖析儒釋之所以分及陸楊之所以偏處與之自後或相見坐未煖則別去不暇講論必是意旨不相契兼未能知味故以為緩而不在急也自到嚴陵益知得象山之學情狀端的處大

抵其教人只令終日静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説勞攘此説近本又簡易徑捷後進未見得破便為竦動今按其説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為失但其所以為本心者認得錯了只是認形氣之虚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爍爛為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虚靈知覺者人與物皆同如牛羊鳥獸蟲魚凡有血氣之屬皆能知覺趨利避害不足為貴此心乃即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其有道心若仁義禮智

之粹然者是也人心血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仁者雖不相離而本自不相混今指人心為道心便是向來告子指生為性之說及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傳之專認心之精神為性則是全指氣為理矣惟其全指氣為理故安然以陰陽為形而上之道言之不惟論天論易論乾坤都做此一物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諸等固有萬善皆只是此一箇

渾淪底物只名號不同爾夫道德仁義乃專以理言而指氣以當之已為不是而諸等名義各有所主頭面體段自是不同甲件自有甲件用乙件自有乙件用都來混作一物尤含糊鶻突用處豈得不差錯讀書窮理正要講究此令分明於一本渾然之中須知得界分不相侵奪處又於萬殊粲然之中須知得脉絡相為流通處然後見得圓工夫匝體無不備而用無不周今都掃去格物一段工夫不復辨别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只黙

坐存想在此稍得髣髴便云悟道既悟得後却又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到死後又依古禮行喪如此者何故蓋須是如此方為儒名家不然則為佛名家矣其實於聖賢言語只是略略依他見成條貫不要甚通解多牵來拗就已意未嘗講究聖賢本旨端的之為如何既不辨别衆理又不見得端的之為如何則臨利害之衝如何應變又如何守得牢固因知輔漢卿所録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蓋魚粧面之説為發得情狀出甚端的

也以晦翁手段覩與象山說不下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近思量渠門既偏溺於此矣又直攻其所偏溺則愈畏縮而不入今喻丈得瘧俟兩日平和更見之將此話頭置放一邊絶口不及只以孔孟工夫精密切要處開誘之令且子細師法孔孟不可恁疏闊恐滲漏處多但誘得入窮理路來可漸有見自能覺其是非爾

答黄寅仲

所摘胡義之疵甚當不特此句之疵其說敬之大義亦

不出緣是未曾做得持敬工夫未見得敬滋味也其他亦多有句不穩及多有欠意不圓處只說氣禀之昏不說物欲之蔽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三句裏面底藴殊未曾動著此非有妄議之慊乃講其理如此爾亦格物之一端也

答林自知

自嚴陵一别僂指忽三易歲華而此念無日不向往昨許友之來承惠手翰深認勤誠趙司直宫洞莊嚴幽居

想時得過從講貫有洪論大義時析一二附南來之鴈得見故人不忘之意不為惡也抑嘗嘆今之學者其隨波逐流者固無足論或有不肯自暴自棄而願志道者已為度越於人不淺然又多是悠悠泛泛不能勇往直前的為正道之趨方且彷徨中流騎牆不定則殆見好善决不能如好好色惡惡真不能如惡惡臭切已將何有得力在我將何有受用又將若何保其斷為君子之歸而决不復小人之墮邪此亦入門未見趣味者之常

態尤吾黨所當痛自省察而用功加勉焉者也賢者試三復之為如何

與邵生甲 嚴陵人

數日甚企想而佩音悄然何邪始者承賢者來訪謂賢者資質志向之美亦易通曉者便極為剖析其是非邪正之分庶幾曉然不迷其所趨再蒙見訪又道及濂洛諸老先生之書都曾看來親手編寫成帙又知其亦素用功者繼而講論鬼神之事乃至偏執異端死而不忘

之説滯而不能化亦未曉其受病之由續到賢者之居
獲奉從容仍出江西至言示其意所主者始讀一篇不
見其有一句入正腔窠再讀二篇又不見其有一句入
正腔窠遂掩卷不讀而賢者又示以小詩與行狀乃知
自孩幼時已衩異矣而賢者嗜之不釋口且曰從濂洛
諸老先生書来某方得此是其為好并談易談心悉踵
已見之誤而安之不怍至是乃知賢者平生學問知賢
者胷中底藴知賢者病根所在從原頭本領差錯来纏

心腸蝕肝肺者已深矣因覺始相見極為剖析之言殊不入賢者之耳枉為虛說而賢者於諸老先生之書亦枉用許多工夫全未有一字之得此其故何也由諸老先生見此道理素熟所謂至精至好處只作家常茶飯底事平平說去淡若無味而其中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旨實為格言至論千古攧撲不破以時文淺識泛泛讀過莫能曉解忽見此人說得奇奇怪怪又簡易徑捷便為竦動而陷墮其間所向於諸先生書上稍得一字之

義而知味焉則决不至有此陷墮處非惟於諸老先生書未有一字之得在孔孟之門亦未得寸步之入并覺昨所論鬼神一節乃至幽至玄無形影事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與語而遽於賢者之前言之乃强人以所未到之理講其所不當講答其所不當答不能逃躁瞽之愆然此心終不能恝然於賢者以賢者方二十六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之時前程地步闊日子長儘可闊步著工夫做聖賢大業不可但為山林苦行偏滯

在一隅枉了可惜今固不敢勸賢者絶濂洛而師象山亦不敢勸賢者舍象山而從濂洛此事未易决姑置之勿論且賢者讀書為儒豈非祖孔孟者乎今只以孔孟門庭精要工夫與賢者共切磨之如何某在此不久只月末便歸不得與賢者久處若不説及此恐失此等工夫則疎闊走漏處多且孔孟門庭精要工夫如何在書則惟精與惟一不偏廢在易則知至與知終不偏廢在大學則知止與靜安慮得不偏廢格物致知與誠意正

心脩身不偏廢在中庸則明善與誠身不偏廢道問學與尊德性不偏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篤行不偏廢在孔子則始條理與終條理不偏廢在顔子則博文與約禮不偏廢在孟子則盡心知性與存心養性事天不偏廢蓋察之不精則若何而能一知之不至則若何而能終不知所止之地則將於何而靜於何而安於何而慮於何而得物不格知不致則意將如何而誠心將如何而正身將如何而修善不明則身將如何而誠問學

之不道則將如何而為德性又如何而尊學問思辨之不博審慎明則將如何而行又如何而篤始不知條理則終如何而為條理文不博則禮將如何而約心不盡性與天俱不知則又將如何而存如何而養如何而事萬物固皆備於我然物物各有頭面事親當如何而為孝事君當如何而為忠事長當如何而為弟夫婦當如何而為別朋友當如何而為信曰仁如何而為仁曰義如何而為義曰禮如何而為禮曰智如何而為智合當

用義時可只以仁應否合當用智時可只以禮應否曰誠如何而為誠曰敬如何而為敬合當用敬時可只以誠應否曰忠恕如何而為忠恕曰中庸如何而為中庸曰義利如何而為義如何而為利又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則將如何而辨曰天理人欲如何而為天理如何而為人欲又有天理之似人欲人欲之似天理則將如何而分凡此等類只可坐想都了否還亦須著工夫理會如合著工夫如何而著不審賢者於此已生知安行

將去抑尚在學知勉行邪抑未能知未能行而合求知求行邪此等工夫甚欲與喻顧二丈及王生相切磨不然則空為世情契不為道義交今喻丈瘧未愈顧丈又拘書會自講說諸執事並在坐相陪獨渠不曾一來將意旨不相契而禪進耶抑某說之不足聽邪抑未能知味以為緩而不在急邪王生又屢邀而屢不至昨適幸其至方回頭欲與語而忽又不見或謂徑去矣殊不曉其意之如何也此理十說無窮七說無盡雖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求之猶恐不及而悠悠若是豈所謂志學者竊嘆黄堂篤意於開明後學每見每必問是何閭郡亦無一人稍體黄堂之意以自篤其意為開明之歸可以為黄堂説幸而得賢者一人可語又唱焉而不和何邪此天下公理是曰是非曰非一行乎大公非可拂理狥情拗非為是而相取訣若拗非為是而相取訣則是陷人於非道而賊夫人之子樂人之取訣而忌人之救正則是又護過以匿於已而吾道之賊也此皆私意之

尤非君子豁然大公之心而豈所謂切磋之道也所學為何事而私意如此何時得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何時得本體輝光潔白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邪野人前所講義四段想必已見又不敢奉呈恐不相契反為覆瓿舊亦有心說二篇皆未敢唐突出授深念賢者更遣此忠告能併達此意於王生諸人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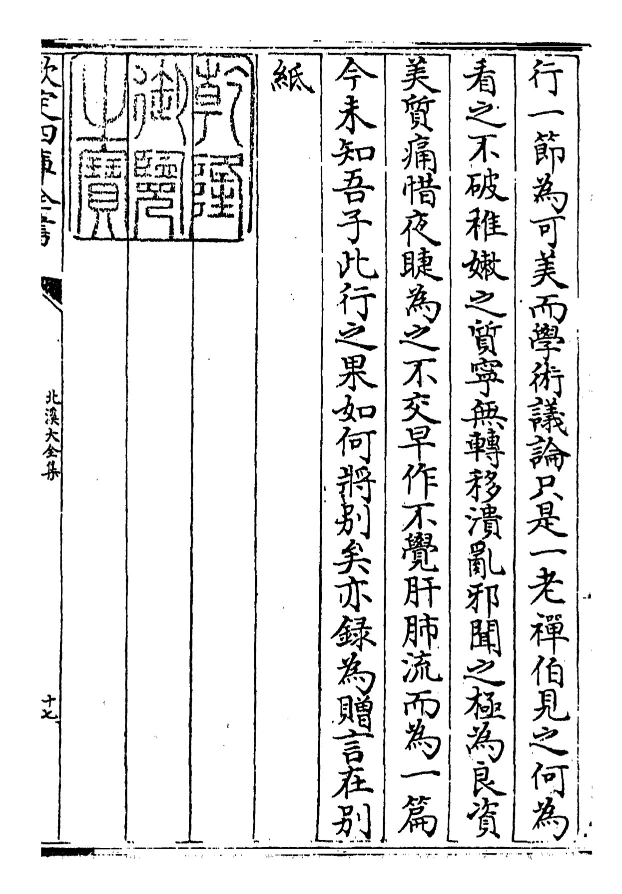
與王生震

某始到學吾子不外首先來訪見其資質志向之美可

與適道豈勝欣幸續於九峯聞尊丈說吾子聰俊之發甚早自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今年方二十又不勝欽慕屢使人邀屈欲細扣所學來歷庶知其是非深淺可以置切磋之功而屢邀屢不至屢唱屢不和今幾匝兩月矣竟未得與吾子有一日之欵劇談而痛論昨忽承吾子之至方回頭欲與語而忽徑去又不見此其故何謂邪是固不難曉矣子學淵源祖象山曲護祖印如護命懼拙者有以攻之故稀行疎立而不欲相親吾

何私究於象山哉為其佐異端鼓淫詞為人心害吾對越上天講明公理為人剖析是非深有愛於人而存忠恕之心懼其或至誤陷焉而枉害了一生也今吾子既深忌而痛䕶之矣吾亦何苦强聒於子哉姑置之勿論待他日識見長而自定焉只如洙泗之上大聖羣哲端拱肅列相與講道下學而上達是多少精微廣大之旨是多少縝密要切之功殊不得與吾子浹洽講貫後生失此不及知豈不大欠缺為可惜又深念吾子妙齡美

質正孔子所謂可畏之時氣力正强志意正銳正可闊著步做聖賢大業工夫為天下大儒無但隘守隅角小道細行姑長雄於山峽間枉度了一生又可惜學中講說大小諸生皆環坐樂聽是開闢多少宏綱大義是發揮多少微言秘旨而吾子獨不得一聞以發高明之見又可惜此月末欲便歸矣與吾子只成結世情知識而不成結道義交契者何邪九峯又聞尊丈說吾子旦夕為四明之行此豈小兒志識未定者之事邪彼持敬若



行一節為可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見之何為看之不破稚嫩之質寧無轉移潰亂邪閒之極為良資美質痛惜夜睫為之不交早作不覺肝肺流而為一篇今未知吾子此行之果如何將別矣亦録為贈言在別紙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陸　麟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二

宋 陳淳 撰

書

與鄭行之 嚴州人名閎

某外日都門一接見深為吾子喜何喜也二五流行參錯不齊而人生所值駁者多而純者少故賦質之粹美者最難其人或既有是美質矣而又安常習故不能志

於學以成之具有是美質又能立志於聖賢之學者豈
不為難中之尤難者乎今吾子俱有是二難之美是安
得不為吾子喜自奉嚴陵郡侯命入學與諸生講貫深
念吾子有此客邇實為不可逢之良便是以專人奉書
冀其一來相聚旬日少效愚見以發高明而吾子辭焉
回武只奉空書而至又大為吾子愕何愕也聖人垂世
立教是多少精微廣大之旨欲與吾子講而不得講學
者師慕聖人是多少縝密要切之功欲與吾子究而不

得究日間與諸生誦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是開闡多少
宏綱大義是發揮多少微詞奥藴而吾子皆不及與一
聽焉於學問誠大欠缺者而安得不為吾子愕既而開
緘讀之心病隱隱於聲晝間又極為吾子憂也聖人不
作專門名家以亂吾道者甚衆學者立志之初最當明
別邪正二路之所由分適乎正路則為賢為聖差之邪
徑則為狂為愚今子之所志者何學𢿘書詞主象山其
根原差錯矣道學師友淵源自孟子沒千四百年得濂

洛諸君子更相發明而後孔孟之心始白斯道之傳始有繼其微言秘旨又得朱文公精明而光瑩之實後學之指南而百世之師範一定而不可復易者也彼象山者不師孔不師孟而師道光號佛照竊其宗旨而文以聖人之言屹然自植一家與孔孟背馳與周程立敵蕞學者於詖淫邪遁之歸誠異端之雄而吾道之賊也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肯背其先學為異端之趨不知

子從何而得之歟大抵其教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以萬善皆吾心所固有無事乎辨說之勞屏去格物一段工夫而其所以為心者乃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以為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一也而有人心道心之不同焉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為主而謂之人心如耳目鼻口四肢之運用者是也而人與物同不甚遠也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為主而謂之道心若仁義禮智之屬是也而人與物異獨為最貴者也二者在方寸間

本自不相紊亂如饑而食渴而飲此由形氣而發人心也此心最危䠖而易陷若窮口腹之欲則陷矣嘑爾蹴爾嗟來等食則不食此由理義而發道心也此心甚隱微而難見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自非聖人莫能見之聖人精察二者不容於雜而一體道心常為之主使人心毎聽命焉故聲為律身為度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日用動靜云為無非純是道心之流行矣自古羣聖所授受相講明者其要訣正在於此今却指人心為道

心乃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之説是指氣爲理矣則其所謂道德仁義等萬善皆不説著本體端的而萬善本一而分殊名義又各有所主一物自有一物之用隨感而應脉絡粲然各不相奪今都混爲一物無用致窮格之功以明析之則用處豈能各止其分不過直行已意之私而天理人欲雜無辨矣雖萬善本皆我固有然人自有生以來氣禀習俗物欲私意是幾重湮蔽豈可但坐想即得之便安然行去有如此之徑捷乎此

根原來歷與聖人殊宗盖昭昭矣吾子晚進見之不破而遽有嗜焉又安得不為吾子憂然人之禀性也有偏圎而其受病也有淺深圎者易轉偏者難回淺者易醫深者難救吾子之性若圎而病若淺也顧因愚言凝然思惕然動釋然悟幡然改悉濯去江西舊見一新更禀易模循濂洛淵源以達洙泗其用功也必依某所謂致知力行之節目而主敬以為之本其讀書也必依某所謂四書之次序而復熟焉果能致知力行之功到而四

書之義徹至於一旦豁然真有卓爾躍如目前然後知

今日之言的不為吾子欺矣吾子之性若偏而病若深

也則濂洛江西二派未容易決願將二家之書且束之

高閣俱勿論惟清心專讀大學論語專以孔聖為師顏

曾二子為友而孟子亦以為體驗充廣之助是三書者

既融會貫通則邪正之分自定而取舍之幾自決所謂

濂洛江西二派不待較而判矣如或皆不以為然而偏

執舊見牢不可解則是不師孔孟而師異端不由公平

正大之道而趨詖淫邪遁之域其歸宿成就不過一老佛莊列之徒爾反不若常人之未能立志者之為愈也何者以彼之心未病猶在人理之常而此為心恙已甚乃出乎人理之外也至是則更不能為吾子救而但為吾子哀矣況子之妙齡甚富正孔子所謂後生可畏之時前程地步闊日子長正可著聖賢大業工夫為天下真儒而拘拘於一隅之小道細行枉了一生抑甚為吾子惜也此間詹喻顧皆江西之流詹不及識如已易全

用空門宗旨無一句是而跋為清明則其胷中可見矣喻旨不相契顧自是自足議論不離流俗之見後進有邵生甲王生震者妙齡可教而亦墮圈檻中不惟自是自足而又自高自傲無可救藥而甲者又不能閉戶自靖牢守祖印乃自矜自衒自括自聖為祖師解析鼓淫詞而張之既奉墨以附於儒而又去而歸之墨殊無知可笑假如有莊周口吻說得至玄至妙亦不過彌近理而大亂真絕相似而極不同也而況於無莊周之玄妙

乎其殆客氣忿懥欲角勝負兒態癲狂亂為吁呼乃自絶於長者非長者絶之也外此惟接得張生應霆一人志趣未雜而一心樂聽講論為可望爾近又得李生發有志舍舊從新為可嘉亦未知其終之如何也今恐南去與吾子益遠又未敢絶人向善之路輙叙此曲折托壽昌縣前董四省元轉達併録講義四篇乃立後學一定之準決無相誤及舊嘗解食無求飽一章恐可以為進學之警别紙録去幸詳之區區詞不盡意諸客來年

九月叅選過此吾子有定見無惜披露一幅預於九月初寄董家見示當觀新得為吾徒賀焉

答鄭行之

承喻及臨利害得喪輙覺氣慴心動為身之大患自非切已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此病豈非見底事之理不破而所養之氣餒而未充故邪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於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未充則於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

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致集義之功所謂格物者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如親到然其真是真非甚端的明白所謂集義者集聚也甲事為之合宜則在我得一義矣乙事為之又合宜則在我又得一義矣丙事為之又合宜則在我又復得一義矣每事皆然則衆義聚集而行無不慊於中其氣自浩然生矣果能物格知至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而其中所存者定矣又能義集氣充則於天下之

事無所懼而其中所主者壯矣是雖臨大變當大任而應之無不從容閑暇又何有以為吾動乎不特此爾凡一切病痛但理明義精則皆無逃遁之所矣更在有志者勉之

與鄭節夫

自都城獲奉從容知賢者資質志趣之美實惟欣幸別來山川日阻愈見差池而此心則未嘗忘也載伯來得知賢者已有館地便即就赴不勝慰懌報別次又道及

賢者已覔書為四明之行其意久矣甚銳而不可遏者何邪驟聞此舉甚為賢者傷惜彌夜達旦耿耿於中不能以自平也且彼持敬苦行一節誠亦可欽羡然所持者亦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亦只是一箇死行而已有何運用活樂處有何裨補濟益處其學術議論不過只是一老禪伯祖師傳授根原本領差錯來本只是禪家宗派非可以吾儒論已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察言以求其心即此便見他所以為心處永嘉之政殊可笑政迹以

觀其用即此便見他所以爲用處其門下多是引接僧道輩來往以法門兄弟氣類相同之故嚴陵之詹乃其朋儕䟦巳易爲清明則其胷中亦可見矣喻顧及後進輩有卲王皆其黨議論乖繆處甚乖繆凡鄙處甚凡鄙無一字合正腔窠無一語相入嚴陵有九峯寺僧惠覺者詹悟道時嘗造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而歸不勝其欣榮喻顧即日與他爲至朋無時不造談論其平日從遊趣向只是如此彼識吾儒門戶是如何識聖人壇

場境界是如何而欲以儒家事業聖門淵源與之講訂則大誤矣某嚴陵講義四篇曾見否此喫緊為天下来世學者立一定準程非止為山峡間一州之設的無相誤處幸勿以厭平淡喜新奇之心而易忽之及所與寅仲初書并嚴陵學者鄭生閩書邵生甲書王生震書及詩所辨論象山異端之學及學者要切工夫處甚詳明幸一復熟之此等輩不師孔不師孟而師佛照其為學規式用功節目別杜撰創一種徑捷門戶與孔孟殊宗

與周程立敵只當以非吾徒斷之何暇更求見之云求見不徒是空來往勞費無益而又不覺能轉移人眼睛喝斜向一邊去不成本來面目受害反有甚亦凜乎可畏而賢者肎行之殊不曉所謂吾儒門戶修身行己自有正法造道入德自有正路等級次序一定不可復易而聖人壇場境界公平廣大載在語孟大學中庸六經之書又萬世通行昭昭可覆也能循循而進日有日之功月有月之益歲有歲之效賢者與槎溪相聚許久所

謂格言至論誦之亦云多矣所謂宏綱大旨講之亦云熟矣想其志必亦欲為君子儒而不為小人之歸必亦識聖賢趣向而知所用力之方矣今忽舍儒而歸墨叛聖賢而入異端不師孔孟大中至正之教而宗慈湖祖象山為奇恠之習出人理之常是亦甚可哀也已豈槎溪有以誤之邪抑賢者之無常而負槎溪也謂其急於求道而不暇擇歟然饑者之欲食亦須是食五穀然後可以充饑豈有不暇擇五穀而但急於走江以漁魚走

山以獵獸而僥倖其或可以有濟也謂其旁搜博覽以備參考而中自有主歟然此則大賢物格知至理明義精學有餘者之事而非新進晚學志稚而未定識嫩而未確者之所宜也志稚而識嫩則是非茫然莫得其真而遽欲為泛泛之舉殆猶乘一葉之舟於風濤洶湧之衝其不覆而沉者希矣因覺前日都門相聚雖賢者之意亦甚拳拳而退後之語每以守舊為足亦殊無一言扣擊是以精切之論無因而發不得到賢者之前以廣

高明之見致使賢者有今日之流則拙者亦不能逃其罪也今白沙舟中念及賢者恐南去益遠與賢者愈不相及而賢者之病日深纏肌蝕骨不可救藥因急發此託計院轉達願平心定氣而三思三省焉無為是支離駁雜且取四書循序而熟讀之俛焉孜孜須到混融貫通處自當卓然有見而知天下真是真非邪正之分自定從違之幾自決而且以知今日之言的不為賢者誑也若不以為然則是欲果於自暴自棄為狂妄之歸愚

亦不能强聒於子矣

答鄭節夫

某十月初抵中都即探知賢者寓京口今承惠書甚慰但某寓此不能久而賢者開春方歸又無會合之期不無悵然前年唐突附計院一書蓋以賢者可與語而惜其爲邪説之流遂據正理直情剖露更不復委曲回互效世俗書札諛言諂語之態亦以真講學故有真切磋有真切磋然後有真警發而亦惟真好學者然後能樂

真切磋而可以有真警發不為訝也今承來書未能釋然縷縷分析猶有不能割捨之意何邪豈愚者之言未白不足以發賢者之正見抑大賢固無可無不可非淺拙所能識也大抵此一種門戸全用禪家宗旨無一與孔孟合其要訣所主只是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再得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喚起來乃是指氣為理指人心為道心謂此箇物輝光燦爛至靈至聖天生完具彌滿世界千萬億刼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

禮智等都是此一物而異名禪家此等意旨從來交相密付只是口訣不用文字所以渠門不要讀書更不用窮格一段學問而非有存養底工夫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内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箇輝光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者其狀甚有似於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惟其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千條萬緒底工夫都作外物一盡掃了合下處已便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至接後

進亦便直引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其待斯世常人亦便直以太古太朴之道待之所以出門動步便有礙寸地通不得其徒一二老輩間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於生質之篤厚而然而亦只是與道暗合按之正理實不相符不過只如僧道若行鄉原忠信廉潔之類無足歆羡在後生晚學只當專以孔顔曾孟實踐處為準的果能深熟用功實得其趣味則其中之樂自足自無復走作他求有如必欲識他是非

邪正者須是真識得儒釋之辨方可然儒釋界分亦未易白自唐來名儒多不能識破直至周程諸君子有物格知至之功理明義精方始剖判得分明夫豈初學志識未有定主者所可遽論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入其中矣又曰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又曰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者固所不取其有合

處則吾道固已有如是定立却省易此數言皆緊切為人處真千古不易之確論若學者未能見破須且權作未斷底公案束之高閣且須依此數言佩服他日有見自定何須堅欲俛首鞠躬於其門姑為觀德考行退自警勉之計邪實得是理於心謂之德實踐是理於身謂之行彼於是理本原既差錯則何實得實踐之能有而何德之可觀何行之可考舍聖門正大真切縝密之功不之事而為是支雜曰吾自保其必不為之流萬萬無

是理也前年與黃寅仲及鄭聞書說破儒釋之辨甚明今更不暇論此番都下新接一二非不篤志於道然皆偏執先入之說為主初見間亦不能不出一二語以正之既而頗護其說確然自以為是遂更不復與語聽之自錯自誤於我何加損焉要之吾道自孔孟周程朱諸儒宗受相發明已明明白白於霄壤間如青天白日萬古不容掩沒豈小小異端所能為病舉斯世莫非斯人亦何闕一二人之陷其中自不須勞唇吻費詞說徒為

紛紛彼此俱無益也別紙所論人心道心中間自人受二五之氣而下一截似已識得人心道心界分而亦未瑩其首末處所辨論則甚支離又似於二者之名義全未曾曉得何邪大抵人惟有一心非有兩箇心並生來只是所以為虛靈知覺者不同爾其虛靈知覺從形氣上發来者以形氣為主故謂之人心如耳目鼻口四支之運動是也其虛靈知覺從理義上發来者以理義為主故謂之道心如仁義禮智之形見是也人心方是就此軀

殼上平說雖上智不能無未是不好底物但此心最䠊硊不安易流於不好故謂之危道心專是就理義上說雖下愚不能無但此心本無形狀至幽隱而難見故謂之微且如饑思食渴思飲此由形體而發人心也因而飲食未害也若窮口腹之欲便陷矣其動來易陷如此非危而何如嘑爾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食此由理義而發道心也然此猶是易見處若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則於理甚隱最為難知非聖哲莫能識之非微而

何二者在方寸間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為二物不相交涉只在人識别之其工夫緊要在精一二字精則察乎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夫道心之正而不離既專守道心之正而不離則道心常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聽命矣如此則實理流行動無非中至於聲為律身為度從心不踰矩田地則此身日用酬酢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純是道心之流行而不復有二者之間矣舜此四言極是親切端的無一字可改易聖人見

道明朗如此若趙臨川所論人心不可專作人慾看此語既說得是未見其差而賢者攻之不置却是未識人心之所以為人心而求之遠矣所引克己毋意為比亦不相似克己之己合下乃指身之私欲而言非單指此身只因對復禮形之而後為己私也若對復禮形之而後為己私則須復禮而後克己而非克己以復禮也毋意之意合下亦只是指私意而言與誠意之意亦自不同也趙臨川說危字之義又太遲緩此物好動本不安

帖最易流易陷即此便是危處豈必待到逆倫亂理爭奪相殺然後謂之危也說道心隱於人欲熾盛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為微亦失之迂折兼似未識道心之所以為道心也來說折之以為若如此則是人心流失必至於人欲已熾天理僅存然後即此道心之隱然者而充廣之此時濟得甚事此一義發得甚當但其他所說危微二字之義却不親切與夫所謂純乎天理而中庸為難及所謂不合於仁則合於義不合於義則合於禮

等語殊不可曉也大凡知言最難而立言亦難須見理明徹後自然無差非區區口舌所能強也惟願格致之功真積力久則他日自當條暢更在勉旃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二